# 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十五

經編詩類

毛詩義駁一卷魏王肅撰肅注毛詩以鄭箋有不合於毛者因復爲此書曰義駁者駁鄭氏義也隋志八卷唐志作雜義駁卷同今佚僅錄凡十二節鄭氏訓義優洽未易攖撲自有此駁而王基孫毓陳統之徒反覆辨難門戶各爭則景侯爲之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毛詩義駁

魏　王肅　撰

毛詩國風

召南

退食自公

鄭箋云退食謂減膳也

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孔穎達正義

邶鄘衞

鄭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正義引地理志云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

鄭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鄘在紂都之西正義引王肅服虔　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引作王肅義駁

齊

充耳以素乎而

鄭箋云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

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其五色

乎 正義

展我甥兮

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推時人言齊侯之子

據外祖以言也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正義

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鄭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

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意其非一也說有所誅不赦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正義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予大罪況公言之乎 正義

十月之交

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

處

四篇正刺幽王正義引王肅皇甫謐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鄭箋云攘讀當為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

之也

婦人無閒外之事文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

不供不偏則爲悪不曾元就非也正義

毛詩大雅

左右奉璋

鄭箋云璋璋瓚也

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

爲璋者正義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鄭箋云天語文王女無是跛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正義引王肅孫毓

侵阮徂共

鄭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無阮徂共三國正義

毛詩奏事一卷魏王肅撰肅有毛詩義駁專攻鄭氏此則取鄭氏之違失條奏於朝故題奏事也隋志以一卷著錄唐志不載佚已久矣今從正義採得四節皆稱其奏云内一節訛奏云爲秦亡訂正輯入夫康成大儒先通曾韓二家後箋毛詩其與毛不盡同者意在兩存其是肅必欲盡廢鄭說駁之不已復陳諸奏何見疾之深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 毛詩奏事

魏　王肅　撰

## 小雅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毛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鄭元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

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

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

祭也孔穎達正義

大雅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毛傳云四國四方也鄭元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紂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

秦云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故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同上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鄭元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攷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再不以大迹
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
之所喪滅正義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上同

伴奐爾游矣

毛傳云伴奐廣大有文章也鄭元箋云伴奐自縱
弛之意也

攷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
理哉正茂

毛詩問難一卷魏王肅撰肅於毛詩注外有義駁奏事皆攻擊鄭氏此之問難大抵亦申毛以難鄭也隋志云梁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二卷今佚從正義所引輯錄七節與注及駁奏相比次王氏一家之學萃於茲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毛詩問難

魏 王肅 撰

毛詩國風

周南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煩撋澣濯其私衣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孔穎達正義引王肅述毛答之問語佚

唐

三星在天

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

來不復追言季秋也正義引王肅述毛

鴟鴞

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王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毁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而作破斧伐柯九罭

也正義引王肅之意

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口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同上

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同上

## 小雅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鄭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
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
節正義引王肅難

毛詩駁一卷魏王基撰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官至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軍事封關內侯贈司空魏志有傳基以策敵立功掌統方任而善爲撰述傳稱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議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隋書經籍志載有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以爲亡唐書藝文志復列五卷之目則唐初尚有完帙今佚從正義釋文輯錄十五節其說依鄭駁王具有根柢斯編先列兩家次及駁語既資循

覽亦本書體例應如是也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 毛詩駁

魏 王基 撰

## 周南

### 采采芣苢

王肅引周書王會解云芣苢如李出於西域

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域之木也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引王肅說云王基已有駁難也

### 遵彼汝墳

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正義

鄘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

駮云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不駕三也 正義

齊

充耳以素乎而

箋云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王肅云王后織元紞天子之元紞一元而已何云具五色乎

理之曰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元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正義

小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

箋云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肅云曰宣王親伐

駮曰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正義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肅云鎬京師

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劉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正義案知劉曰盧文弨云劉向曰是也此任

漢書張湯傳惠棟曰漢
下當有中字朋字衍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箋云卒倄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
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王肅以爲禮
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天更授命詩獻之於
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
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
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
焉得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

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

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所授命此文陳下民

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同皆忠臣殷

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何書祖伊之

言而怪家父耶正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

而日食王肅云刺幽王

以麻拔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

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以前其在共和以
前則信矣而據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正義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傳云幽王用樂不用德此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
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箋云為之憂傷者嘉
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
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

謂過也

逕之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正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謂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王肅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元說非也

駮曰王后必無外不當饁於北郊正義云王基以親饁爲之非無理矣二句據正義補案周語此爲籍田之事正義

大雅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太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婚禮也不明乎其禮之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駮曰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正義

左右奉璋

傳云半圭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

駁曰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郎祭統之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正義

厥初生民實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

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

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

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

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

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

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
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妃而與之子
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
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安然寡
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
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
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
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
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

以喪滅
駮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并
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喪之日便犯禮哉人情不然
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
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
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
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如鳥不覆翼終疑逾
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昬之祀姜嫄有污
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

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哉非其理前抑禁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有娠籍之所以爲妖祟周之所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

甚焉正義

篤公劉

王肅云公號劉名也

駮曰公劉字也陸德明釋文

周人以諱事神王者於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遂於禮乎正義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王肅云王不親行

駁曰此章王自親行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此章爲王親行

毛詩答雜問一卷吳韋昭朱育等撰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吳志有韋曜傳裴松之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朱育吳志無傳字里無攷據隋書經籍志知爲官侍中而已梁七錄有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隋志云亡唐書藝文志復有毛詩雜問答五卷不著姓名未知卽是書否今佚茲從正義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錄十三節內有御覽引韋輝光毛詩問一節正義引薛綜答韋昭一節與

書名答雜問合故並採入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 毛詩答雜問

吳　韋昭　朱育等　撰

周南

爲絺爲綌

毛傳曰大夫命婦成祭服祭服玄元纁裳謂作元冕之服孔穎達正義引韋昭

毛傳曰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以下下士同上

召南

王姬之車

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車音 陸德明釋文引韋昭

邶

不忮不求

忮音泊 釋文引韋昭○集韻去聲五寘忮奇寄切引詩韋昭讀

鄭

野有蔓草

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引韋

昭問答

齊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草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八

豳

無衣無褐

箋曰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罽亦用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六引韋昭毛詩問荅晉避文帝諱改韋昭爲韋曜此作韋光者亦由晉人稱述而然

故並錄於此

小雅

韎韐有奭

鄭元詩箋云韎茅蒐染草也韎聲也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春秋左傳成十六年孔穎達正義

大雅

文王在上

文王受命九十而崩正義引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

先生如達

薛綜答韋昭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 下義

旱魃爲虐

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辭旱氣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百○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引云旱鬼眼在頂上

周頌

時邁其邦

時邁之時也狩告祭柴望也鄭元注曰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徐堅初學記卷十三

魯頌

薄采其茆

茆萌藻反釋文

毛詩譜

吳　徐整　撰

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故訓傳授趙人小毛公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

毛詩異同評三卷隋孫毓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馬總意林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題晉長沙太守或稱汝南太守此書評毛鄭王肅之異同於箋義不沒其長而册於王者亦復不少所以有陳統之難也隋唐志並著錄十卷今佚從正義釋文採輯薈爲三卷武威張澍介侯二酉堂叢書載此書之目尚未付梓無從取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毛詩異同評卷上

晉　孫毓　撰

國風周南

琴瑟友之

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如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評曰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

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孔穎達正義箋

鐘鼓樂之

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王肅之意乃言不可末二隋志補案

評曰皇后房內之樂故事皆有鐘聲隋書音樂志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並云案文惪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

敍撲諸侯王

肅何于前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評曰君子大夫 正義引樂詳駁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

召南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奠於廟下尸主齋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溪至
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牖
下戶牖之間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
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雖若使有司
爲之主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
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奠教成
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
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王肅以爲此篇所

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奥奥即牖下又辨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

評曰王爲長正義

退食自公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評曰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正義

邶鄘衛

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評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同上

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云鄘在紂都之西

評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邱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以西迫於西山南

附洛邑檜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

不出于此鄭義爲長同上

邶

願言則嚏

傳云嚏跲也箋云嚏當讀爲不敢嚏咳之嚏王肅

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

評曰跲渠業反陸德明釋文疐本又作嚏又作懥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豬吏反或竹李反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又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

不我能懥

傳云憍奐也箋云㤭驕也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慆蓑孫毓引傳云慆興非也

鄘

其之翟也

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

評曰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即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

長正義

其之展也

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評曰褘衣素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貴褖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同上

衛

說于農郊

箋云說當作遂

評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同上

王

不流束蒲

傳云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評曰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長釋文

丘中有麻

傳云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

評曰丘中墝埆遠正義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也俗本不同也釋文

云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毓而誤耳蓋孫毓以垸埆訓遠定本因將遠字加入傳中本又去埆字作垸遠故陸氏以爲從孫義而誤惜文句不具爾

鄭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顚倒失其所也

評曰箋言用臣顚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

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自相違戾正義

乃見狡童

傳云狡童昭公也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

評曰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

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

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同上

俟我乎堂乎而

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王肅云升于

堂以俟

評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 同上

齊

鄭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評曰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妄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使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惜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 正義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箋云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二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王肅云王后織元紞天子之元紞一元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元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評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

謂之塞耳懸之者别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紐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紐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毛王爲長上同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云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

評曰齊爲大國初嫁歸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

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同上

展我甥兮

傳云外孫曰甥箋云姊妹之子曰甥王肅云據外
祖以言也

評曰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
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
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
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
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同上

魏

言采其莫

傳云莫菜也箋云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

評曰大夫采菜正義引王肅孫毓

唐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傳云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謂平均不朋黨

王肅云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

評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王肅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一音毗至反○釋文引王肅孫毓申毛

陳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

忘亂

評曰既巍巍矣文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義

匪適株林從夏南

箋云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男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評曰王爲長同上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美人當加之何

而得見之

評曰箋義爲長同上

檜

庶見素冠兮

傳云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

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

故覬幸一見素冠王肅云大祥之冠

評曰箋說爲長同上

曹

其弁伊騏

傳云騏綦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評曰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同上

豳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傳云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焉王肅云喜如字

評曰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媪塈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似非作者之本旨同上

七月鳴鵙

三之日于耜傳云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七月鳴鵙箋云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評曰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上同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評曰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哀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上同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評曰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王者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不爲賢君㓜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上同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評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

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同上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傳云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評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

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雖敵猶相
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上同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傳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
舃人君之盛屨也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如公孫
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
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
留之以為太師屨赤舃几几然王肅云言周公所
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

盛服以行禮也

許曰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同上

小雅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云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於事王肅云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

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箋
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
謂忠信自是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
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正義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評曰在位朝廷之求賢 正義引王肅孫毓

六月宣王北伐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

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基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於大原
評曰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上同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肅云鎬京王基駮
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
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

故知稱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評曰箋義爲長同上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評曰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同上

西南其戸

傳云西鄉戸南鄉戸也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戸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戸也又曰南其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室一南戸爾

評曰猶南東其畝上同

君子攸躋

傳云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評曰君子之所升處上同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云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

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云既

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

評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

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

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

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同上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

耳王肅是甫謚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

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

疑無以斷焉同上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箋云戕殘也王作臧臧善也

評曰鄭改字釋文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評曰傳爲長母序褒姒正義

跂彼織女

傳云跂隅貌

評曰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同上

有捄天畢

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

列而已

評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傳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王肅

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于道

評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釆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者猶言

適者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譬惡之喻各從其義同上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傳云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言鵰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

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

評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逃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同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箋云為之憂傷者嘉

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王基云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評曰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

二者之說箋義爲長　同上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傳云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肉

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評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

以次節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濟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同上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傳云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評曰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同上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傳云甸治也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令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評曰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也同上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固不聚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評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

天下皆豐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箋之說不足

以該天下 同上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賖

貰取食之

評曰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

養之義也 同上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

箋云會孫謂成王也攘當讀爲饟饁饟餉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王肅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元說非也王基駁云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案周語此爲藉田之事

評曰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
桑以勸蠶事又不聞天子而行成王出觀農事何
得將婦見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
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遊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
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饎非
獨於南畝乃攘左右而親爲嘗之嘗又非人君待
下之義鄭說爲短同上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傳云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訴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

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

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謀行於

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

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

同上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云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是皮弁之

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與也禮天子諸
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王肅云言
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蕭又云
言兒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
弁
評曰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
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王說爲非同上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傳云慰怨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

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王肅云新昏謂褒
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
其心怨恨

評曰衍撫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
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辭末句獨見褒姒爲恨
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同上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傳云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
言燕衎烈祖其非祭與王肅云幽王飲酒無度故

言燕禮之義

評曰燕禮輕祭禮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上同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云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評曰若論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

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同上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爲悼上帝乎者愬之也

評曰上帝斥王正義云王肅孫毓述毛

謂之尹吉

傳曰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

之舊姓也正義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

寡

評曰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正義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

評曰申后廢除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同上

有兔斯首

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語鮮

近斯有兕白首者兕之小者也

評曰唯有一兕首耳　正義引王肅孫毓述毛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評曰篇意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矣正誤

毛詩異同評卷下

大雅

曰嬪于京

傳云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云

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評曰京師正義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傳云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

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評曰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稱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同上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云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評曰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爲甲者同上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評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上同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云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

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甚諫

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

備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

於道也

評曰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

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人行不備不得在朝

同上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

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傳云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
度居也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
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
也阮也徂也共也毛萇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
謀往從之居憎其式廓惡桀紂之不德也
評曰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祭王者
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
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
代殷而惡之乎上同

串夷載路

傳云路大也箋云路瘠也今注疏本箋云路應也○釋文云詩本皆作瘠

評曰作應後之解者多以瘠爲誤釋文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箋云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評曰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正義引王

鄭孫毓

侵阮徂共

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

許曰按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則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非

正義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傳云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評曰不大聲色以加人創業改制同上

厥初生民二章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

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
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
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
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
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
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
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
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

居而生子為眾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爾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王基駁云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

有邰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氷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帝嚳有淫昏之行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諸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若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譬如融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

妖女以滅幽王天帝當反不能以精氣育聖子只與帝王也此道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偽以為難譎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天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之非歟此尤甚焉

評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猶有異龍之怪褒姒之生出於元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與冰有羽翼之應

乎而王傳云如其神奇不可得審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豈崩之月而疑為奸非決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為長同上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傳云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舂而抒出之簸之以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評曰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為長同上

篤公劉于京斯依章

傳云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依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評曰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褻燕尊賓之事

且幾之設設几而不倚何 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

亥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

宗大宗乎箋說爲長同上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云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

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

不亦違理哉

許曰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同上

有馮有翼

箋云撰凡擇佐食 正義云孫毓載箋

我雖小子而式弘大

傳云戎大也箋云戎汝也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評曰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正義

先祖于摧

傳云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

評曰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

也同上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云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三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

評曰特言錫之以作爾寶則非五等之玉且申伯爰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同上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云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定

許曰燕烏賢反北燕國釋文引王肅孫毓

秬鬯一卣

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許曰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也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

同上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評曰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

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勝擧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

同上

## 周頌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傳云荓蜂摩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

評曰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菑

同上

魯頌

狄彼東南

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

詩曰狄彼東南釋文引王肅云狄他歷反遠也孫毓同